

琦君

小品

琦君著



三民叢刊 285



琦君小品

琦君著

三民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琦君小品 / 琦君著. -- 二版二刷. -- 臺北市:
三民, 2005
面; 公分 -- (三民叢刊:285)

ISBN 957-14-4008-6 (平裝)

855

93001105

網路書店位址 <http://www.sanmin.com.tw>

◎ 琦君小品

著者人 琦君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1966年12月
初版九刷 1999年2月
二版一刷 2004年2月
二版二刷 2005年3月
編號 S 851960
基本定價 參元肆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008-6 (平裝)

前言

這是混合回憶、雜感、遊記、小小說、詞與讀書寫作心得於一集的小冊子。無以名之，乃名之曰「小品」。換言之，它像一碟子什麼名堂都有一點の葷素拼盤，讀者諸君在看完了大堆頭的長篇小說以後，偶然翻翻這本小冊子，也就如同吃多了全雞全鴨的大菜，夾幾筷子雪裡紅炒筍絲或泡菜等，換換口味，也未始不可一清腸胃。它是一本可以隨時拿起隨時丟下的小書。

看完最後的校樣，我感到十分的空虛，回顧一下這許多年來，我竟始終沒有寫出一篇十分有份量的長篇，而儘是些三五千字以內的短文，內容又是如此的平凡不足道。可是儘管它們短與平凡，我卻總捨不得丟棄，因為我珍惜寫作時的一份情感。記得我在散文集《煙愁》的後記中曾說過這樣的話：「我若能忘卻童年，忘掉故鄉，忘卻親人師友，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寧願擱下筆，此生永不再寫，然而怎麼可能呢？」這也就是

我為什麼在《煙愁》以後，再印此集的原因了。

回憶、雜感、遊記是近一二年中寫的，而那些每篇不滿三千字的小小說，卻是從我好多年來所寫的當中選出八篇，我一直非常的「鍾愛」它們，過去出短篇小說集、散文集時，都無法納入，現在以小品之名，則可以兼收在內了。那些故事，除了其中的一篇以外，都不是關於愛情的。我只撮取週遭人物各式不同的形相，給他（她）們速寫一幅小像，或替他（她）們說幾句心裡想說的話。自己知道非常粗疏，但我卻很偏愛它們，因為這些人物與我，早已莫逆於心了。

提起那二十二首詞，則更使我汗顏無地。來臺以後，因忙於生事，很少有填詞的閒情逸致。十多年來，雖然前前後後也填了不少首，但卻隨寫隨丟，除了幾首曾經發表的尚留下剪報以外，其餘的都已散失不可記憶了。日前整理書篋，在筆記本中又發現了幾首在大陸時填的「未定稿」。雖已時過境遷，但為了留一絲雪泥鴻爪的記憶，也就把它們湊在一起。不成熟的作品，實不足以當高明之一祭。

最後，我得特別感謝糜文開先生賢伉儷，與三民書局的劉經理，若不是由於糜先生夫婦的鼓勵，與劉先生這一套叢書的計劃，我可能也不會有興致整理這一些舊稿的。

琦 君 五十五年十二月於臺北

琦君小品

目次

前言

第一輯

外祖父的白鬍鬚	3
憂·愁·風·雨	1 1
慈悲為懷	1 6
佛緣	2 1
爛腳糖	2 4
神奇的景象	2 9
清明前一日訪問南港胡先生故居	3 3

楠兒

摘手錶	5 2
媽媽哭了	4 9
萬事如意	4 6
聖誕老公公	4 2
一粒沙子	5 6
從貓咪說起	5 9
我也是「緊張大師」	6 5
孩子的生日	6 9
我的童話年代	7 2
一朵小梅花	7 9

燈下瑣談八則

87

訪韓記感

102

第二輯

紅燭

165

荼蘼花

171

最速件

177

歸去來兮

184

兩代

195

患難之交

204

媽媽離家時

209

燈下

214

第三輯

臨江仙 詠友人棠梨館雅集

223

臨江仙 紅梅

223

清平樂 紅梅

223

減字木蘭花 梨花

224

浣溪沙 賦別

224

虞美人 早春

224

踏莎行 秋感

225

惜紅衣 前題

225

鵲橋仙

226

蝶戀花 遊碧潭

226

清平樂

227

虞美人 題彭歌小說《危城書簡》

227

臨江仙 題彭歌小說《斷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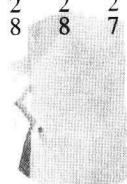
228

齊天樂

228

水調歌頭

229



金縷曲

遙寄倩因（三十九年）

2 2 9

滿江紅

遙寄倩因

2 3 0

水調歌頭

己丑重陽隨陸東曼青諸先

生遊碧潭

2 3 0

賀新郎

浩雨初晴，與友人市樓小酌感

賦

2 3 1

金縷曲

讀嗣汾新著《康伯蘭的秋天》

2 3 1

金縷曲

送別孟瑤

2 3 2

金縷曲

寄贈秀亞

2 3 3

附編

漫談創作

2 3 7

寫作技巧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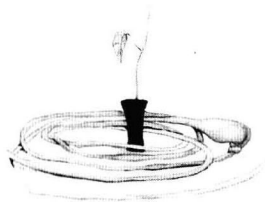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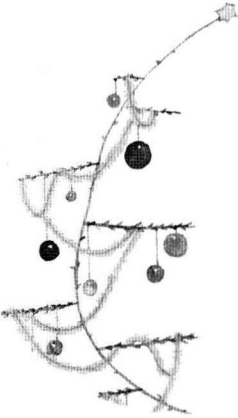
2 4 5

寂寞詞心——我讀辛棄疾詞

2 5 1



第一輯



外祖父的白鬍鬚

我沒有看見過我家的財神爺，但我總是把外祖父與財神爺聯想在一起。因為外祖父有三縷雪白雪白的長鬍鬚，連眉毛都是雪白的。手裡老捏著旱煙筒，腳上無論夏天與冬天，總拖一雙草拖鞋，冬天多套一雙白布襪。長工阿根說財神爺就是這個樣兒，他聽一個小偷親口講給他聽的。那個小偷有一夜來我家偷東西，在穀倉裡挑了一擔穀子，剛挑到後門口，卻看見一個白鬍子老公公站在門邊，拿手一指，他那擔穀子就重得再也挑不動了。他嚇得把扁擔丟下，拔腿想跑，老公公卻開口了：「站住不要跑。告訴你，我是這家的財神爺，你想偷東西是偷不走的。你沒有錢，我給你兩塊洋錢，你以後不要再做賊了。」他就摸出兩塊亮晃晃的銀元給他，叫他快走，小偷從此不敢到我家偷東西了。所以地方上人人都知道我家的財神爺最靈，最管事。外祖父卻摸著鬍子笑咪咪地說：「那

一家都有個財神爺，就看這一家做事待人怎麼樣。」

外祖父是讀書人，進過學，卻什麼都沒考取過。後來就在祠堂裡教私塾，在地方上給人義務治病。他醫書看得很多，常常講些藥名或簡單的方子給媽媽聽。因此媽媽也像半個醫生，什麼茯苓、陳皮、薏米、紅棗，無緣無故的就熬來餵我喝，說是理濕健脾的。外祖父坐在廚房門口的廊簷下，摸著長鬚鬚對媽媽說：「別給孩子吃藥，我雖給旁人治病，自己活這麼大年紀，卻沒吃過藥。」他說耳不醫不聾，眼不醫不瞎，上天給人的五官與內臟機能，本來都是很齊全的，好好保養，人人都可活到一百歲。他就說他自己起碼可以活到九十以上，因為他從不生氣。我看著他的雪白鬚鬚，被風吹得飄呀飄的，很相信他說的話。

冬天，他最喜歡叫我端兩張竹椅，並排兒坐在後門矮牆邊曬太陽。夏天就坐在那兒乘涼，聽他講那講不完的故事。媽媽怕他累，叫我換張靠背籐椅給他，他都不要。那時他七十多歲，腰桿挺得直直的，沒有一點僵僵的老態。他對我說：古書裡有個「兮」字，是表示肚子裡有氣，這口氣到喉嚨口又給堵住了，透不出來，八字鬚子氣得翹，連背都駝了。他把「兮」字畫給我看，所以我「人手足刀尺」還不認識，第一個先認識「兮」

字。長大後讀楚辭，看見那麼多「兮」字，才知道這位憤世愛國的詩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行吟澤畔，終於自沉而死，心裡有多麼痛苦。

坐在後門口的一件有趣的工作，就是編小竹籠。外祖父用小刀把竹籤削成細細的，教我編一個個四四方方的小籠子。籠子裡面放圓卵石，編好了扔著玩。有一次，我捉一隻金龜子塞在裡面，外祖父一定要我把牠放走，他說蟲子也不可隨便虐待的。他指著牆腳邊正在排著隊伍搬運食物的螞蟻說：「你看螞蟻多好，一個家族同心協力的把食物運回洞裡，藏起來冬天吃，從來沒看見一隻螞蟻只顧自己在外吃飽了不回家的。」他常常故意丟一點糕餅在牆角，坐在那兒守著螞蟻搬運，嘴角一直掛著微笑。媽媽說外祖父會長壽，就是因為他看世上什麼都是好玩的。

要飯的看見他坐在後門口，就伸手向他討錢。他就掏出一枚銅子給他。一會兒，又一個來了，他再掏一枚給他。一直到銅子掏完為止，搖搖手說：「今天沒有了，明天我換了銅子你們再來。」媽媽說善門難開，叫他不要這麼施捨，招來好多要飯的難對付。他像有點不高興了，煙筒敲得咯咯的響，他說：「那個願意討飯？總是沒法子才走這條路。」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個女乞丐向外祖父討了一枚銅子，不到兩個鐘頭，她又背了個孩

子再來討。我告訴外祖父說：「她已經來過了。」他像聽也沒聽見，又給她一枚。我問他：「您為什麼不看看清楚，她明明是欺騙。」他說：「孩子，天底下的事就這樣，他來騙你，你只要不被他騙就是了。一枚銅子，在她眼裡比斗笠還大，多給她一枚，她多高興？這麼多討飯的，有的人確是好吃懶做，但有的真是因為貧窮。我有多的，就給他們。也許有一天他們有好日子過了，也會想起從前自己的苦日子，受過人的接濟，他就會好好幫助別人了，那麼我今天這枚銅元的功效就很大了。」他噴了口煙，問我：「你懂不懂？」

「懂是懂，不過我不大贊成拿錢給騙子。」我說。

「騙人的人也可以感化的，我講個故事給你聽，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就是位最慷慨，最不計較金錢的人，他自己沒錢的時候，人家借給他錢，他不買吃的、穿的，卻統統買了書。他說錢一定要用在正當當的地方。所以他鼓吹革命的時候，許多人向他借錢，他都給。那時他的朋友胡漢民先生勸他說：許多人都是來騙你錢的，你不可太相信他們。他說沒有關係，這麼多人裡面，總有幾個是真誠的，後來那些向他拿過錢，原只是想騙騙他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動；紛紛起來響應他了。這一件事就可證明，人人都

可做好人。當他壞人，他也許真的變壞，當他好人，就是偶然犯了過錯，也會變好的。而誠心誠意待人，一定可以感動對方的。我再講一段 國父的故事給你聽。」他講起國父來就眉飛色舞，因為他最欽佩 國父。他說：「國父在國外的時候，有一個留學生願意參加革命，後來又有點怕了，就偷偷割開 國父的皮包，偷走了一份革命黨員的名單， 國父卻裝做不知道，等到革命成功以後，他一點也不計較那人所犯的過錯，反而給他一份官做。那人萬分的感動，做事做得很好。」

他忽然輕聲輕氣地問我：「你知不知道那一次你家財神爺嚇走了小偷是怎麼回事？」

「不知道。」

「你別告訴人，那個白鬚子財神爺就是我了。」

「外公，您真好玩，那個小偷一定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說，故意那麼告訴人的。我給他兩塊銀元，勸說他一頓，他以後就去學手藝，沒有再做小偷了。」

他又繼續說：「我不是說過嗎？那一家都有個財神爺，一個國家也有個財神爺，做官的個個好，老百姓也個個好，這個國家就會發財，就會強盛。」

這一段有趣的故事，使我一直不會忘記，進中學以後，每次聖誕節看見舞臺上或櫥窗裡白眉毛白鬍子的聖誕老公公，就會想起我家的財神爺——我的外祖父，和他老人家對我說的那段話。

「施比受更為有福。」這是中外古今不變的真理，外祖父就是一位專門賜予快樂給人們的仁慈老人。

我現在執筆追敘他的小故事，眼前就出現他飄著白鬍鬚的慈愛臉容。他活到九十六歲，無疾而終。去世的當天早晨，他自己洗了澡，換好衣服，在佛堂與祖宗神位前點好香燭，然後安安靜靜地靠在床上，像睡覺似的睡著去世了。可是無論他是怎樣的仙逝而去，我還是禁不住悲傷哭泣。因為那時我雙親都已去世，他是唯一最愛我的親人，我自幼依他膝下多年，我們祖孫之愛是超乎尋常的。記得最後那一年臘月二十八，鄉下演廟戲，天下著大雪，凍得足手都僵硬了。而每年臘月的封門戲，班子總是最整腳的，衣服破爛，唱戲的都是又醜又老，連我這個戲迷都不想去，可是外祖父點起燈籠，穿上釘鞋，對我與長工阿根說：「走，我們看戲去。」

「我不去，外公，太冷了。」

「公公都不怕冷，你怕冷？走。」

他一手牽我，一手提燈籠，阿根背長板凳，外祖父的釘鞋踩在雪地裡，發出沙沙的清脆聲音。他走得好快，到了廟裡，戲已開鑼了，正殿裡零零落落的還不到三十個人。臺上演的是我看厭了的「投軍別竈」，一男一女的啞嗓子不知在唱些什麼。武生舊兮兮的長靠後背，旗子都只剩了兩根，沒精打采的垂下來。可是唱完一齣，外祖父卻拼命拍手叫好。不知什麼時候，他給臺上遞去一塊銀元，叫他們來個「加官」，一個魁星興高采烈地出來舞一通，接著一個白面戴紗帽穿紅袍的又出來搖擺一陣，向外祖父照了照「洪福齊天」四個大字，外祖父摸著鬚子笑開了嘴。

人都快散完了，我只想睡覺。可是我們一直等到散場才回家。路上的雪積得更厚了，老人的長統釘鞋，慢慢地陷進雪裡，再慢慢地提起來，我由阿根背著，撐著被雪壓得沉甸甸的傘，在搖晃的燈籠光影裡慢慢走回家。阿根埋怨說：「這種破戲看它做什麼？」

「你不懂，破班子怪可憐的，臺下沒有人看，叫他們怎麼演得下去，所以我特地去捧場的。」外祖父說。

「你還給他一塊大洋呢。」我說。